

集部

南澗甲乙稿卷九

宋 韓元吉 撰

狀

看詳學事申狀

看詳國史院具到典故元符二年詔諸路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仍知通專一管幹即係自祖宗以來至是方委監司知通提舉管幹學校並未入銜後至崇寧三年

蔡京用事欲變天下學校盡為三舍始置諸路提舉學事官一員以為監司大觀間修入三省法諸知州通判並稱管幹學事大中大夫以上稱提舉武臣知州不帶及宣和三年徽宗皇帝已詔罷天下三舍止令太學以三舍考選諸路以科舉取士諸路提舉管幹文字並皆罷訖至紹興十三年因權發遣建昌軍李長民以外郡小臣佞悅秦檜謂和議既成儒風復振欲令知通令佐依舊帶提舉或主管學事結銜以示聖朝偃武修文之

意遂復從之紹興十六年諸路提舉學事委轉運司有出身官一員兼領俱無出身即委從上一員亦不專置提舉學事之官稍如元符舊制而知通令佐入銜猶用蔡京之法殊非徽宗皇帝宣和三年罷之之詒也竊緣州縣興崇學校政事所先守令專管亦為本職若依元符及宣和故事止令監司一員兼領提舉學事而守令等專一管幹並不入銜始為至當令來知州縣既有通任武臣去處則一州一縣之事無所不當預者兼元初

繫銜係以管幹為名亦是措置錢糧修飭學舍振舉法令招集生徒之類即非干預講説考校之事若令武臣守令依文臣例入銜亦足以責其應辦學校不至闕誤更乞朝廷詳酌施行

看詳都轉運使申狀

檢准國朝會要端拱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自是遂以為例應侍從官除轉運皆為都轉運使有以兩路為都轉運使者即樊知古河

北東西路諌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李通龍圖閣待制范雍等為陜西都轉運使是也累朝除授不一其任侍從官則不問兩路一路並為都轉運使紹興初向子諲以待制任兩浙都轉運使趙子湁以雜學士任江西都轉運使係差第三任轉運使資序人諸路轉運使係差第三任提刑資序人諸路轉運副使係差第二任提刑資序人若資序未及即帶權發遣字或任大卿監有除轉運使別無任侍從除轉運使者今來若依典故即合以

侍從官任都轉運使施行

論田畝敷和買狀

本州先于淳熙五年三月十二日准轉運副使吳修撰牒尚書省劄子戶部申都省批下新知鄂州莫殿撰奏陳乞將經界已定田畝物力等則逐畝均敷和買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先令吳淵行下兩浙路州軍仰守臣同所屬和縣博詢民情究見利病如今來臣寮奏陳經久可行從本司審度條具申尚

書省劄付當職當職照對得臨安府富陽縣措置已
將第五等物力一十三貫已上均敷和買已得適中
并據本司簽廳相度將諸縣五等物力比附富陽縣
所行以十分為則揩出末後一分作下等不敷外其
餘九分並行均敷和買牒州從長相度經久可行條
具供申州司備錄行下諸縣相度供申去後次第據
諸縣申到内義烏縣自經界後從第一等止五十貫
物力并金華蘭溪縣各四十貫及永康武義東陽浦

江縣各三十貫以上敷納和買至今經久并無詞訴
若依富陽縣例敷止一十三貫及轉運衙簽廳議以
十分為率措出一分不敷餘九分並行均敷竊慮優
減上戶卻致歸在下戶事體偏重或生詞訴具狀回
申去訖至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後再准轉運衙牒准
行下尚書戶部符據婺州蘭溪縣王宗等四名狀理
本縣自四十貫文物力起敷和買豪猾肆奸多立詭
名並以四十貫文以下立戶不用科役竊見臨安府

富陽錢塘仁和縣嚴州壽昌縣自物力一十貫以上並起和買即無詭名等弊恭覩淳熙五年莫殿撰申請正令所陳乞送轉運司一就相度供申牒州遵依已降指揮守臣同其餘縣分知縣博詢民情究見利病指定供申又准轉運衙牒准行在尚書戶部符准都省批下權知真州陳通直劄子陳言乞將人戶田産物力各隨畝步數均出和買又都省批下權發遣南康軍吳諒夫劄子奏豪富之家皆為詭名夾戶規

避和買乞以和買如夏税之法敷于步畝使産多者和買亦多産少者和買亦少等事戸部勘當縁已有前降莫殿撰申請指揮令下轉運使詳本官所陳及已降指揮一就審度經久可行條具保明供申朝廷施行牒州施行具博詢民情究見利病一就從長相度經久可行條具供申等事須至供申

右州司所准前項指揮本州今與州縣官博詢民情講究利病相度莫殿撰陳通直吳知軍申請及蘭溪縣百

姓王宗等狀若將物力十貫或十三貫以上並起和買除揁最末一分不敷以防詭户之弊竊緣和買之法止謂物力富實之家可以科買若併及小户即是增添夏税深慮詭户夾户之弊未能頓革而貧民下户先被科擾且以一縣物力論之統計一萬貫上三等五千貫合出和買下四等五千貫不出和買令若都以上三等合出和買之數均之下四等則是上户反減舊數下户便添輸納其不可一也若以田産只計頃畆起收物力每

畝以若干為則至若干畝即出和買縁經界起稅各有等則以田畝論之有水田有平田有高田以園地論之有平桑有山桑有陸地有茶地有竹脚有柴㩀難以一例便計頃畝均敷必欲各等隨則分定則是又行經界情弊愈多爭訴不少未得了絶兼又坊郭營運房廊上亦有物力每至若干即起和買之數如此均敷則戶眼倍增丈尺繁碎縣道戶長催科益難其不可二也且以本州七縣目今所行亦自不同金華蘭溪則四十貫以

上義烏縣則五十貫以上永康武義東陽浦江則三十貫以上始敷和買行之既久並無詞訟止有蘭溪一縣王宗等四人今來投狀尋喚上詰問並契勘得蘭溪縣物力共管物力一百九萬五十四貫其合起和買四十貫以上人戶計五十四萬三千三百貫其不起物力人戶計五十四萬六千七百五十一貫即是上戶少于下戶物力錢三千四百餘貫竊慮日後下戶日增物力不等今議欲以一縣物力算定須上等起和買人戶物力

錢與下等不起和買人戶物力錢各要數目中分一般每三年一次比筭如遇下戶物力多于上戶一分以上即別立物力貫數均定和買每次以十貫上下為率如蘭溪縣元係四十貫以上即合減作三十五貫上下起敷庶得關防減免之弊不至走失上戶物力常得均平即難以限定十貫十三貫之比卻致優減上戶均在戶戶永遠為害或見今上戶物力與下戶物力數目適已相等即合依舊更不更改仍乞朝廷申嚴詭戶之禁立

限百日許其首併限滿不首許人陳告以所告田産給之坐以違制之罪其官戶所置田産偶因前後官稱不同亦令改正若蒙詳酌依本州所請則上戶物力不至走失具逐歳和買不過舊數而下戶物力尚有一半惠及小民比之只捎一分大段不同加之詭戶既嚴必罰無貸自然可以潛消弊倖不必紛紛以從一切論之實為允當謹具申轉運衙伏乞詳酌備申朝廷施行

措置武臣闕陞狀

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大小使臣闕陞從軍理任必以戰功為别其從軍者必以實歷為先稍用薦舉以異于戰功之士等事緣有未盡送其限三日措置申尚書省今具措置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在法使臣兩任監當實及六年滿替年三十以上者到部方與闕陞親民昨因紹興九年四川宣撫使申請隨軍大小使臣理為資任自給到吏部理任差帖印結日實及六年許免到部就任闕陞親民依舊從軍使喚

無朝省付身以二日當一日縁有功人與無功未有掛
别欲乞從軍理任後曾立軍功轉官實及六年依舊許
行闕陞外其不曾轉官人亦合依無付身例以二日當
一日
一從軍使臣若在軍未成闕陞考任因離軍任州縣諸
司差遣自依外任通理闕陞外其偶縁老病不堪披帶
揀汰差充不一務窠闕合行優假欲乞免行闕陞止與
通理考任依格陞注差遣

一非從軍在外使臣舊法係合實歷六年乾道七年申請並于歷過考任內須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方許通理前後任闕陞竊慮一能更歷事任欲乞並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兩任四考通理六考方行闕陞

一宗室許歷外任正欲更練職事近來多注嶽廟差遣習為廢弛緣乾道元年已有復置宗室監當釐務窠闕欲乞亦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通理

四考方行關陞

一武臣薦舉狀止有陞陟任使一等自來僅當功分自淳熙元年于薦舉武臣陞陟狀内立一兩紙添作舉充親民任使稍為優異欲乞除從軍入外應武臣六考内並要陞陟舉狀二紙内舉充親民一紙欲使關陞

一歸正歸朝使臣者不係從軍并釐務差遣既無職掌合與優假依揀汰人例免行關陞止令吏部通理所歷考任依格陞注差遣

一所有軍班吏職出身及進納人等關陞已有專法指揮者並令依舊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集議繁冗虛偽弊事狀

具位某等准尚書省劄子備坐監察御史徐詡奏到繁冗虛偽弊事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申尚書省某等照對本官條具事內有現行條法該載明備者止合有司檢舉申嚴自不須集議外有條法未盡施行未備事件今集議到下項

一中書天下之本不可不清自諸大郡倅收為堂闕加以有川廣小郡不在此限之文守倅除授益以不均故有改官後無一日考第而得大郡倅者有作縣以罷罷而得廣中大郡者其間脚色無瑕疵或曾任繁難大縣或諸司列薦人往往或注列郡倅或注諸司幹官閙僥倖之門塞公平之路長奔競之風成朋比之私其害莫大于此臣愚以為職事及監司若大郡守皆須宰執擇才進擬其餘中下州軍及大郡倅宜盡發還吏部士大

夫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以通封狀子遣人于都堂投之一切私禮悉令勿講照對舊法吏部知州軍運判員闕甚多士大夫依資格注授其經堂除者號為擢用而在堂窠闕皆是重地要藩守貳選任不輕士大夫亦以為榮至紹興初舊法不存止憑省記猶以知州軍二十七闕令吏部注授盡為堂闕葢吏部注授則限以資格也堂除則有不問資格者矣然畏指議防繳駮其不問資格者猶不常有自淳熙二年知州軍

闕盡歸于堂而吏部更無知州軍一闕以待孤寒資格之人而又有川廣小郡不在此限之文人人盡可干堂以望州郡使吏部銓法遂為虛設所謂川廣之郡實亦未嘗分其大小一例與之此公議所以籍籍也至于堂除通判窠闕發下部者僅十六闕爾今來職事官等若從吏部申請悉遵舊制諸在京職事未至監察御史以上履歷尚淺供職未久陳乞外任者不得除監司知州軍差遣特旨除授或資序以及者不論而不用限年除郡之格則知州

軍元係吏部窠闕及川廣小郡合還吏部緣其間職事官等補外卻有合陳通判之人難以逐一降指揮令吏部注授通判合以堂除通判處之則堂除通判不可盡罷乞自三省選定堂除知州軍通判若干員闕外餘闕令吏部並依格法注授亦足以息奔競之風矣至于士大夫以通封狀經都堂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亦是舊規自合舉行若私第一切不見賓客恐無以審觀人材詢訪外事宜遵守淳熙二年指揮大臣日

見賓客有妨治事私第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實為允當

一修葺城壘調發軍兵修造棟宇皆官吏之職分何有勞效而特轉官資又轉官者或併轉兩官進職者或併進三職尤為僥倖任子雖不可裁抑少嚴銓試之法兩歲或三歲一次兼聞近歲至有代名入試者仍須場屋更加嚴密照對修城壁築堤堰營造屋宇已有今年臣僚起請候經三年委實堅固方許推賞正月十九日奉

旨令屬曹部置籍訖宜令常切稽考轉官進職有濫賞者御史臺察舉以聞其三年内有損壞者追降所進官職若任子銓試之法兩歲或三歲一試試期太遠祖宗立法每歲銓試春秋兩次今已併為一次矣十人取七今已減為兩人取一矣去歲大吏奏薦文臣二百二十八人武臣乃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前歲科舉特奏名進士亦三百三十八人則文武任子自為不多若更展銓試則正奏名進士第五甲人赴銓試者亦令又展三年

是陰殿其一舉矣此不必議也至武臣呈試與銓試同銓試自宰執子弟以降皆不得用恩例幸免呈試并戶部催綱承受摧貨務號簿官隨逐奉使與接送館伴下官屬之類徧緣免試此不可不革也就使不習弓馬亦當試以刑法書算如人吏試補之比其奉使出疆雖曰稍勞而文臣未出官人奉使所辟差者亦不免銓試也乞自今文武一例不許免試武臣累試不中亦依文臣限年四十許參部授殘零在本等人名次之下乃為至

當其餘代名入試之禁今年二月巳降指揮依吏部措置先召保識官二員委保正身不是代名入試日責書鋪識認狀特立賞格重行斷罪不須更用簾試虛文每歲更令有司常切申嚴施行

一方今天下雖並侈靡而輦轂之下為最甚四方來觀歸而效之惟恐不及宜命多聞有識之士編緝法令而參之以禮凡室廬車服冠婚喪祭燕饗餽遺皆立為定式自成一編如司馬氏書儀及諭俗書之類頒而行之

但先治都城之内風俗既變則四方無不從矣照對淳熙三年十月十六日已降指揮禁約奢侈踰制事件行在專委臨安守臣嚴切禁止斷在必行如有違戾令御史臺覺察彈奏先次將守臣重行責罰其犯人依條斷罪追賞有官人取旨施行外路州軍依此仍委監司覺察按劾多出文榜曉諭緣銷金鋪翠服用僭侈自有禁令其屋宇器皿首飾下至鞍轡繖轎皆有定制非不嚴切然風俗侈靡未能類革竊見前代及本朝皆有誡諭

風俗之詔若特降明詔俾四方士大夫之家欽承旨意務遵禮法皆事純儉則閭巷小民久當自化風俗其何患不易哉右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准尚書省劄子備坐監察御史齊慶冑奏到繁冗虛偽弊事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申尚書省具等照對本官條具事内有現行條法該載明備者止合有司檢舉申嚴自不須集議外有條

法未盡施行未備事件今集議到下項

一塞上書捧香之門嚴吏職門客之格凡曰給使不許其貸賣凡曰異姓必覈其服屬照對上書補官係朝廷一時特恩即不常有吏職補官自有逐司立究年限係格宰執并兩府使相遇大禮許奏門客係登仕郎不理選限外大禮聖節生辰太上皇后殿奏補使臣各四人皇后殿各二人陳乞回授與本家門客并進奉人逐時特降指揮門客進士補將仕郎主管進奉人即謂之捧

香並係舊法亦無可議之數緣在法諸后妃諸王公主內命婦蔭補親屬如父祖曾仕文資謂朝奉郎以上或身曾得文解免解同而願就文資者聽餘並于班行內安排其門客進士即非親屬但以進士之名直授文資物議以為反優于有服親屬若令上件門客如曾得文解者聽乞文資方為允當其給使補官係宰相執政官反依執政官合得入流減年之人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已降指揮並依舊法緣今來所請係謂以賄賂得之者乞令

法守撿坐條法約束如今後有犯務在必行其異姓補官淳熙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臣僚奏薦異姓恩澤並畫出中外所親姓名服圖及升朝二員委保繳連奏狀下部驗實緣內命婦以上奏補異姓既不召保若令被蔭人供具服圖連家狀繳奏亦為允當

一重祠祿之命照對陳乞宮觀已有立定條法知縣資序人不許過兩次知州資序年六十以上更許兩次知縣資序以下許陳乞嶽廟一次郡守年七十聽自陳乞

宫觀知縣縣令審察不才許授宫觀獄廟現任通判癃老疾病之人許差宫觀知縣巡尉癃老不職許差獄廟已有累降指揮自合遵守若通判已下現任癃老疾病不職與差宫觀獄廟者更令將在任歴過日月通理宫觀獄廟之任滿罷庶得不至虗費祠廪少隆于合格宫觀獄廟之人

一罷添置之員有以不釐務通判陳乞改為釐務者軍

夫寳未嘗娶其女曰異姓之親實未嘗有姻婭者照對

上件自有立定條法召升朝官委保及州軍等處結罪保明所保不實者與犯人同罪近來朝廷有孫恩想姚康朝等冒受行遣宜令有司取所犯案連抄節鏤板行下州軍常切覺察施行

一豁虚文之籍商税房園錢帛雨水之帳類非確實之數又如應在之錢穀上下舉知其無有而載之赤歷常占虚數逃亡之苗税保伍既不可以備償而載之版簿照對諸色帳狀州委司法轉運司置主管帳司官而户

部總于在曹通于金部會于比部蓋自國朝三司以來有此所以勾稽撿轄不可暫廢如應在錢物並是州部經常之數間有名存而實廢者緣監司以應在虛數妄行剗刷指為羸餘是致州郡有受弊去處但令監司不得以應在虛數剗刷此弊自除逃亡苗税亦是州縣常賦之數其不可去者恐失元管税額以待流移之人復業也緣州縣不曾倚閣將逃户税賦便攤在其他典買得業人户下或勒令催科户長乃者保抱納是致民户

有受弊去處但令州縣覈實逃亡稅苗合行倚閣者依條倚閣則此弊自除矣

一抑搢紳奔競照對奔競之風從古為患未仕之覔舉已仕之干薦自媒求譽廉恥道喪此蓋未易以刑罰禁戢惟在奬拔恬退之士有以激勵而消之昔仁宗皇帝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恥是時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舉張瓌吕公著等皆被擢用王旦為宰相以張師德文學高第兩至其門干

謁即不肯遽用為知制誥其言曰以戒貪進激澆薄故也仰惟聖朝但得遵用仁祖之訓而羣臣悉守王旦之言以裁抑奔競亦何患其不悛改哉右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集議前宰執舉官奏狀

臣等竊惟國朝始制選人改官之法自大中祥符之年中外陞朝官每歲皆得舉薦置籍中書嘉祐四年仁宗皇帝乃召諸路帥守監司各舉所部人材而前兩府臣

僚則許通舉內外不問所部也神宗元豐五年遂定㑹任宰相執政官歲舉改官五人載在令甲至今行之誠以天下之士入仕之初多為選人改官之後寖致朝列以三歲科舉與夫郊祀奏補之數均之逐歲改官之員不啻裁減其半若不設薦舉則才能無以著見若不限員數則進取無以節抑又慮帥守監司有所知而未盡前宰相執政官者天子嘗與之共天下之政也故委以求天下之才當時詔旨正謂才行之士尚有遺滯而已

然前宰相執政雖得不拘内外薦舉而所舉之人又須兼用所部職司一員始得磨勘改秩此祖宗舊章參考互察最為嚴備以成一代之制也看詳臣僚申請欲令前宰相歲舉一人前執政兩歲薦一人賜以召對即行改秩而罷其愚謬以議舉者之罰臣等以為歲貢而有定員所以為常法而開平進之門也限以舉者五人則足以參考互察矣召對而改秩此人主之異恩也若臣下得以歲舉焉又不限以五人之數則獨薦而改官者

將無歲不有其可以為異恩乎雖曰罷其愚謬竊見罷者之少未若改者之多也夫以選人改官之微在仕進之階具事為甚重故引見于廷欲示恩出于上猶進士唱名命官之比而必待人主登之殿陛自擇其才則是屈至尊而下行銓選之事非特舉者之不足信百官有司尚誰信哉至于薦舉之間干託請求之弊法令具在此諫官御史司公議者所宜察也故臣等以為姑仍舊法為便乞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蔡洗等集議安南國奏狀

臣等具位准尚書省劄子安南國李天祚追贈及其子李龍翰合襲封事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同共議定聞奏者右臣等竊惟國朝故事待蕃夷之禮最為詳備若高麗嗣子則待其請命然後封以為高麗國王若占城三佛齊闍婆諸國則待其入貢而遂以為本國王惟是奉命安南甚有次第其始嗣立則封交趾郡王中間數年以後則封南平王

及其身後則追贈南越王自太祖太宗至于累朝必加三命未之或改者蓋以安南本交州內地實吾藩鎮因仍世襲使護安南一道非他外邦自有土地人民不盡臣之比也所以漸次封爵時示恩榮其爵靡制御之道不得不然今來李天祚既薨其子龍翰嗣襲自合遵用祖宗舊章以行封爵恭惟聖慈淵慮乃使臣等定議豈以淳熙元年曾以天祚為安南國王已有國名疑其禮亦異數故耶臣等聞朝廷昨以安南國王命天祚者初

非其國抗章有請特以貢獻馴象方物守藩歲久錫之此名以寵天祚而已安南本都護之稱非可名國而南越之封甚大自漢以來用之則天祚既沒宜用典故追贈南越王可也其子龍舶雖云嗣襲然未有功勲亦宜只遵典故所加節越官稱初封交趾郡王庶為允當若朝廷謂已曾錫之安南國名不可虛設則宜去其安南都護稍加以為知安南國事足矣蓋高麗嗣子每次亦稱權知高麗國事上表此其據也彼或祈乞但令廣西

弔祭監司明諭此意俟他時職貢不闕續當賜安南國王真命不復更封南平王矣如此則昨所賜安南國名姑以易南平王之號猶須身後始得封為南越上不失祖宗漸進之意下足以盡羈縻制御之道而于我之事體無所虧損彼之名稱無所鐫改似為可行不易之論若便欲使其子嗣襲封王位而褒贈天祚别以師傅之官且加美謚則是朝廷自變其禮而不以藩鎮小夷待之縣與外國諸蕃一同不知既襲王爵數年之後却加

以是何恩數具將遂以南越王與之乎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臣等所議如前惟聖主擇焉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准三省帖子今月初一日赴都堂集議右具等近奏聖旨集議安南國追贈襲封事已連書具奏緣具等所議並是考據典故委曲詳備別無未盡事理所有國名係已帶知安南國事即非遽有奪其王爵欲俟他日職貢不闕然後加封庶使外夷明知祖宗以來封爵次第不

至别有覬望所議如前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乞照會

謹狀

辭召赴行在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十七日三省同

奉聖旨臣其召赴行在者臣欽聞嚴命悚懼無所伏念

臣資性疎直學識淺陋荷陛下拔于衆人之中躐寘從

班曾不能効尺寸之功圖報聖恩于萬一昨者出守輔

郡繼移閩嶠二年之間罔有善政惟知奉行法令未至

曠瘝而已然臣齒髮寖衰心志不逮比常冒貢危衷祈就閒散天聽高遠尚閟俞音方欲少俟兩月再伸誠懇敢意遽蒙收名俾覲闕廷仰惟聖神念舊未忍棄捐在于愚分實深驚愧伏願皇帝陛下察臣癃瘁戒在貪榮憐臣樸忠非有避事敎求名德之彥使造内朝檢會臣前來奏請冉臣在外宫祠一次下以全微臣易退之私義上以副睿主難才之公心臣則萬幸臣除已將建寧府事交割以與次官一面起發前去信衢州以來聽候

指揮外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辭起軍轉官狀

臣伏覩進奏院報閏九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奏兩浙福建江東路諸州軍起發禁軍士兵赴逐處教閱守臣以人數多寡參酌推賞數内臣係奉聖旨特轉一官者臣欽奉恩命驚懼無所竊惟國朝軍制之密凡曰禁兵雖募于方州而皆籍于右府故守臣號為知其軍事而已是州郡之兵實環衛之振寓糧者也聖神御宇屬意武

事近年以來又命選擇日加練閱紀律明備虎符既下津置起發守臣職也道途無虞部押之官蓋受賞矣聖恩優厚併及臣等顧臣何功之有遽此僥冒況昨降指揮止俟春暖類當發還若一二年間再或戍役則為守者動有希覬之心臣恐自爾賞過乎與也方陛下綜覈名實大明黜陟之秋如臣守州叨備侍從義當體國内省無庸豈敢虚受兼臣昨因降秩歳月未滿驟有遷轉尤不進安欲望聖慈留此以勵軍中効命之士推此以

待天下立功之人則臣區區愚忠受賜一也所有臣特

轉一官恩命乞不施行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奉使回轉官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奉使回程四月二十三日三

省同奉聖旨轉一官者臣仰惟聖神在御務廣至仁聘

問之交是為常禮如臣不肖叨預從班曾何補于事功

實坐縻于歲月暫將明命臣之職也初無專對之勞可

冒信賞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特寢誤恩察臣粗守樸忠憐臣素無矯僞姑以舊典推以官屬俾臣且仍故秩以効尺寸庶稍安于愚分期不負于聖知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待制與郡狀

臣恭聞恩命跼蹐靡遑伏念臣以寒遠之蹤荷聖神之眷擢寘從班俯仰再歲技能短拙曲賜并容議論迂疎

每蒙獎與惟自叨踰過甚筋力弗任已具丐閒之章方欲朝夕上列敢期天造尚使治民碎骨糜軀未知報塞惟是西清次對之職禮秩優厚守符重寄懼弗克堪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從欲之仁擴日月必照之施憐臣粗守樸忠素無矯偽收還職名之命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愚分稍安免致清議臣無任隕越之至

辭龍圖閣學士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

龍圖閣學士與郡者臣聞命過優震懼無已伏念臣猥以凡庸久玷從列蒙聖知為甚異荷恩渥為至隆玩歲愒日尸位素餐自知既明冒昧有請陛下天地父母之仁未忍捐棄倘欲徇其私志畀以承流宣化之任在臣愚分已為叨逾惟龍圖祕職首冠西清稽之故事則非賢達而罔居質之近制則須功勤而乃授豈臣猥瑣所可克承至于郡寄臣欲自効則不敢辭伏望皇帝陛下洪覆無私大明旁燭收還宸渙以穆師言或乞依昨降

指揮檢會臣前來除臣日職名依舊帶行庶幾不至過有僥倖以明聖朝選授之公以全下臣知止之義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辭除權吏部侍郎奏狀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稟資愚戇賦分奇窮五叨宰掾之華九閱歲躔之換比更憂患尤覺病衰逮玆隸職之期年不勝

曠官而愒日方欲自祈于遠外敢期忽被于褒遷揆之私誼則非宜質之公論則未稱況准銓部尤號劇曹倘徼通鍊之才曷任甄平之寄伏望皇帝陛下曲垂淵鑒俯亮危誠别求當代之俊髦以副一時之器使覼天之切請命惟期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辭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除權吏部侍郎恩命奉

聖旨不允者臣以疎遠迂陋之質家世荷國厚恩今蒙
陛下拔擢俾列貳卿在臣么麽可謂榮遇不當固有辭
避重念臣才力不能逾人學問無以異衆自還宰士之
倒復承詞掖之虛狂言屢發而毎被矜容孤蹤久滯而
尤加軫恻然羣彦方疑于去就而微臣獨冒于遷除雖
夙恃于聖知恐難免于衆議況班列之中多有在臣上
者遠兹超躐尤不遑安伏望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迴
日月之明察臣粗守樸忠憐臣素祈静退收還成命改

畀眞材使之宣力于四方尚能仰答于鴻造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恩命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除吏部侍郎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五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賦才甚下造學不優一辭州縣之勞四冒臺省之入執云末路誤簡聖知敘流品于三銓粗叨滿歲暢威靈

于萬里謹止踰時尺寸靡長毫分何補徒懷中憤之激妄意事功之期丹陛獻言但為昨日黄扉受寵乃不崇朝雖大君欲礪于庶工然微臣敢尸于異數伏望皇帝陛下推此施以待天下豪傑之士擴此意以收海内智謀之臣將力置于中興宜坐屈于羣策若愚慮獲伸于一得則榮名何在于九遷曲軫危衷姑仍舊列惟有忱辭之自竭尚祈淵聽之可回庶俾厚恩不為虚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吏部尚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躬無所伏念臣去國雖更于再歲承流尚玷于兩州課其治狀則無以逾人省其廉隅則第知守已夙被聖神之眷躐躋侍從之聯豈其記憐于九重之中遂蒙收召于千里之外内朝賜覲粗陳狂瞽之言天聽不違曲賜褒嘉之訓竊懷尺寸區區獻忠之意敢有絲毫汲汲幸進之心乃

奉殊恩寵班常伯躐是三銓之長實司羣吏之成雖往歲暫冐于攝承而一旦遽膺于遷陟顧賢能之在列且儁傑之尚多揣其分義則非宜稽之公議爲可畏伏望皇帝陛下俯全舊物特軫鴻慈還渥渙于誤頒柬真才而擢任有如愚陋俾以退閒庶幾微臣志盡自知之明仰副聖朝官無虗受之義臣不勝願幸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辭吏部尚書狀

右其准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吏部尚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稟資駑下賦性拙踈技能不異于衆人問學無聞于當世自造周行之列親逢上主之興攝詞命于西垣薦承睿奬濫銓衡于文部益荷聖知承流兩郡而初無撫字之功錫命九關而復被招徠之寵逮膺常伯曾未踰年徒以世受國恩幼循家訓服其職業之間者罔敢避怨獻于聰明之下者每務盡忠雖乾坤之大無所不

容然螻蟻之微退輒自懼豈期冀幸乃冐為真惟念臣早歲驅馳固有功名之願中年遭遇實無爵禄之懷儻臣言得用于明時則臣志已攄于平日至于假臣之過分適以重臣之不安伏望皇帝陛下曲軫至仁特收成渙俾臣姑仍舊職亦及副于使令容臣少效微勞庶以逃于謗戾所有恩命臣不敢祗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薦張竑周垌狀

具位准吏部牒節文四月三日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内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八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保舉官限五員以上列銜共奏竊恐各有所知難以同共論薦可依元議亦聽獨銜歲舉監司若郡守共貳人者

右臣伏覩朝奉郎大理正張竑疏通明敏才術有餘昨任義烏知縣即有能聲本路監司薦聞審察除監登聞

檢院改差通判信州權南康軍備著政績又為諸司列
薦特轉一官且被召命蒙恩授以司農寺丞繼遷今任
雖理財治獄悉有可觀殊未究其所長又伏覩奉議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周坰性資介直臨事嚴明昨知弋陽
縣本縣寄居豪强例不肯輸折帛錢脅持官吏只納本
色坰一切摧抑不避衆怨舊弊悉除繼移祁門休寧兩
縣催科有法辦集先期所斷訟獄人服其平並無翻訴
臣時為轉運判官親見其事曾任隨州通判經理邊郡

深究利病特以流寓家貧久就祠禄貳人者皆可任監司或繁劇郡守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被欺罔之罪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薦崇安建陽兩知縣狀

具位檢准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勅臣僚上言命監司郡守精察所部縣令留意民事政有實迹公共論薦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

右臣等照對本府諸縣内崇安建陽最為衝要民頑吏

猾前後知縣持身不謹馭下無術少有終任不致訴訟其間留意民事政有實跡應得前項指揮者臣等不敢隱默臣伏見承事郎知崇安縣事王齊輿遇事明敏律己廉恪斷決訟牒無不中理本路州縣皆重鹽綱以為歳計齊輿自到任搬運鹽綱措置出賣深村窮鄉皆賣官鹽而勸諭有方略無科擾發納本府窠名及諸司錢物悉皆了辦募到上户興修水利開成星王陂堰灌溉民田四千餘畝皆是衆户樂然雇夫不曾費用分文官

錢及强有斂歛又伏見奉議郎知建陽事黄中立臨政寛和而事皆無闕禁制盜賊摧抑健訟了納前官欠負撙辦逐歲支費計置錢本搬運鹽綱小大並舉本路諸州軍今年起發禁軍土兵無不經由本縣中立去替有日而能預備錢糧批請券食日有支費百色應辦悉無科擾其王齊輿黄中立二人委有上件政績在任滿替並無絓繫不了事件臣其謬叨郡寄稽考並皆詣實臣自得係前知建寧府事今來復領漕計臣儔係在本府

置司公共審究備見不誣敢具奏聞伏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能吏之勸如逐人後犯入己贓臣等並甘同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蘇嶠自代狀

具位某准令諸侍從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

右臣伏覩右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蘇嶠議論堅明操履純正名臣之裔綽有典刑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舉所知狀

具位某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詔臺諫侍從各舉所知一二人疏其事實可以充是何職任八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今具如後一左奉議郎前權發遣信州軍州事王師愈曾任潭州長沙知縣妻有政績諸司列薦繼為嚴信兩郡戢吏愛民不擾而辦治持論疏通恥為無用之學堪充郎官以上職任一右宣教郎新差通判隨州軍州事周炯曾任信州弋陽知縣摧抑豪强

不避怨謗繼移祁門休寧兩縣持身廉介遇事嚴明吏畏而民愛催科並依省限先足堪充郡守監司職任一左文林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崔敦詩服勤州縣不廢古文所撰國朝鐃歌鼓吹曲筆力雄健有唐柳宗元風又嘗為資治通鑑要覽七十巻貫穿該洽議論醇正堪充館閣職任右臣所舉並是詣實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舉傅自得自代狀

右臣伏覩具官傅自得元祐曽任中書傅堯俞之後靖康首立死節傅察之子敏于文詞通于政事久歷郡守監司備著風力曽為吏部郎官熟知銓選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朱熹自代狀

具位其准格諸侍從授訖三日内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覩左迪功郎前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氣質端方議論通亮安貧守道力學能文雖累有召命而熹

以禄不及親未肯出仕方今奔競成俗熹之廉退所宜

奬擢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舉郭見義自代狀

右臣伏覩朝奉郎權發遣光化軍郭見義器資純厚力

學能文超于世家早登科第而恬于進取累任遠地務

以職業自修不事虚名時無知者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凌風亭事狀

建安邑治在郡城之東岡地極高爽聽事之西偏舊有

南山堂山見于廡背纔髣髴也堂下有繚垣毁其西南隅築以為凌風亭亭之基僅八尺其宇折一以為三然其高視民居官舍如在井底皆不能為障始盡見南山之麓而城西諸峯矗如連帷平遠散漫尤為可愛長林巨坂映帶斜横凡一郡之山得其過半矣前直子城之濠水面演迤菡數百步如大川也時則蒔桃李架酴醾為三楹道而登亭前臨溪山後俯花木官居無以晤語朝夕之暇遊無時焉以其工築之小不足記且不可以

圖畫傳也因書其狀用求詩于好事者

南澗甲乙稿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澗甲乙稿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金際會

南澗甲乙稿卷十

宋 韓元吉 撰

劄子

論銓試簾試劄子

檢准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敕臣僚劄子節文銓試之弊甚者身不至場屋賂他人冒名入試無以辨其真偽而又門禁不密有自外傳藁本而入者欲望明詔有

司程文以經義詩賦時議為去留刑法以律義為去留其合格者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批書印紙令吏部覆試依太學廉試諸生法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緣當年銓試在上件指揮之前未曾舉行今來銓試在近合行申明本部照對銓試出官人已有節次申嚴指揮每二人取一人不許用恩例免試其考校去留門禁不密合係類試所施行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已有現在條法外覆試一節縁本部係銓選注擬之地日逐官員參銓選

量引驗事體不一即與太學專一教養士子官舍不同難以簾試欲移就别所引試則參選人數先後不齊便同再試致施行未得竊詳臣僚所請止為冒名入試之弊其冒名就試代筆傳義自依貢舉條制並許人告同保并保官及官司書鋪知情者各與同罪同保人永不得應舉及乾道四年申明指揮不得射保引試日試官於簾前引問代筆人并令人代者同保人降兩月名次定罪本部今措置欲增立罪賞即不須更用簾試虛文

乞自今年銓試為始應就試先召保識官二員委保正身不是代名別無違碍至參選日就用保官更不再召引保并入試日並責書鋪識認狀及同保互相保委係是正身特立賞格許人告首如有冒名入試之人根勘得實犯人與保官同保人一例收坐其同保人仍依貢舉法銓試不中人與展兩次銓試內試中人降一年名次書鋪重行斷罪餘依現行條法庶得不致冒犯可以杜絶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施行

論和糴劄子

竊見近緣江西湖南旱傷上供米斛恐至不足朝廷支降錢銀會子就浙西江東淮南豐熟去處收糴以充大農之儲其銀并會子並依街市現行價數紐計仍以足𣂏筭為省𣂏非不詳盡而州郡不能措置漕司失於拘催或戶部所撥錢間有未到仍不畫時申請例成科敷似聞江平府諸縣每石止支錢六百文其餘州郡有既支價錢繼行追減數百文以符合漕司納定之價者每

石有加耗三斟者有依苗米例收取漕司出剩者有尅錢四百文充水脚靡費者此浙西之弊也江東一石始支四貫省近卻止作二貫省已支者亦皆追取而建康人戶來訴猶是一貫省科糴一石又聞每貫更尅頭脚等錢此江東之弊也舒州之民不憚千里經省投狀乞免和糴滁和無為等州亦甚困擾聞每石只支一貫五百省此淮南之弊也而皆妄稱係有指揮嫁怨於公上豈朝廷和糴之意哉欲望數奏特賜處分其浙西諸郡

須管盡數支還價錢已支者不得追減並不得加量耗
米及尅留水脚靡費若江東則已减二十萬石所支錢
銀可令通融收糴三十萬石之數亦不得輒收頭脚等
錢委朝士之在江淮者覈實淮南米價依數支給尤須
加意葢淮甸邊面二稅猶不盡起豈宜橫有科歛如此
然亦恐三路價錢或有未敷起綱之費頗不能辦即乞
降聖旨更捐十萬緡以補之儻有違戾令御史臺察舉
其守令監司悉行罷黜以為不恤民力不知體國者之

戒夫江西湖南既已均被賑廩之恩而浙右江淮穀賤傷農郤蒙均糴之惠則和氣四達今歳之豐可不卜而知矣天下幸甚

論招集歸正民户劄子

其竊見山東歸正民户昨來多已充軍或效用後因罷兵漸至逃竄歳月易久畏罪不敢首身官司亦不捕捉往往散在沿淮等處亦有依託親戚往來軍中或每家以一兩名繫籍軍伍自餘丁壯依舊夾界販賣緣此甚

難關防近聞朝廷已下沿淮守臣措置然其間曾充軍兵效用逃竄之人更望措揮鎮江高郵建康諸軍密行根刷許令自首先次免罪收管其在軍者各責罪賞供具有無人口居外營生如悉有之擇其壯健亦令充軍兵效用使喚庶得遞相保守緩急可用其不係逃竄又無兄弟親戚已在軍中而不願充軍效用者方許給田耕種或別作名色拘管存恤始為利便其比緣本寺勘鞫察其情實又見其人材校之江浙所招大叚不同可

惜虛棄愚慮及此冐昧以獻敢乞鈞慈特賜詳酌施行

論差役劄子

照對其因比面對偶及差役事伏蒙聖問即嘗具奏竊見祖宗役法大抵詳盡不必更改今所患者近年以來官户置田頗多全不充役致專役民户而已但令應追贈官不許立户更裁定限田頃畝此弊便已漸革尚有一節須論寛鄉狹鄉所謂寛鄉者一鄉官户田產少處也狹鄉者官户田產多處也假令一鄉之中盡為官户

而限田又不過數則誰當著役是必依舊坐困百姓近年之獘殊未去也其以謂自經界以後州縣逐鄉田畝並有定數一鄉常以三分為率内二分是民户一分是官户則官户於限田數外始行差役若逐鄉官户田畝稍過一分則不復更問限田置令與民户通差庶得均平仍須嚴立罪賞以防隱漏此法可行於天下也殊荷聖語開納然其以初不預議不敢復入文字既以奏陳須至申禀更望朝廷詳酌施行

論諸軍冒賞劄子

伏見朝廷比修軍政汰揀宂籍更易將帥威令復振惟是功賞一事如出戰暴露從衛守把之類項目頗多昨緣將帥非人保明奏請之間不無僞冒或增減功效或添入姓名受賂不公任情輕重姦弊百端時有陳告近據殿前司白旗子隊譚進告論曾真等前軍使臣張儀告論洪盛等馬軍司左軍蔡仲告論田俊等蒙朝廷送大理寺究治委是告論得實雖已將冒賞人追奪元官

資并保明不實將佐竝降官行遣外竊慮諸軍尚有似
此冐濫之人若不措置許之自首深恐日後告論稍多
有失行伍上下之分欲望朝廷備坐行下三衙并駐劄
諸軍大字出榜曉諭逐軍寨門如有似此功賞不實已
轉官資或申奏未下之人并元保明不實將佐竝候指
揮到限一月日許經逐軍或所在官司盡行陳告竝與
免罪改正如出限不首却致因事發露定將犯人并保
明將佐取旨重作施行庶得不致引惹告訐而軍無濫

賞有以激勸實立功效之人

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劄子

竊見沿淮諸處近縁邊境旱蝗歸正忠義之人動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目今諸處所申多是便欲依諸軍例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糧之類並不分别人數開具名色有司執法例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待報日久别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朝廷行下逐

處遇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
如賑濟之數卻行取責數內情愿充軍應得等仗之人
即與支破軍人請受撥隸諸軍或武藝高强情愿充效
用之人即與支破效用請受撥隸效用其不願充軍及
不迭等仗别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於淮南
兩路取撥閒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
候至來年收麥時候始行罷給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
儲下有以固結歸順響化之心

論淮甸劄子

其竊見朝廷博詢籌策欲以經理淮甸為守禦之計此最自治之先也似聞諸將之議有欲移廬州於舒州和州於西關光濠安豐於橫澗而列城栅於淮上者有謂移併州郡未蒙永遠之利先受目前之擾姑以山寨扼險屯兵聚糧以備緩急者雖侍從臺諫方議其事下位小官不當妄預然苟有所見幸今公道既開安可輒避芻蕘之賤隱默不告惟鈞慈略其進越之罪而試詳焉

其以為前之說既不可行而後之說為未盡蓋前之說徒知以地為險者也廬州地雖平坦昔劉仁贍蓋嘗守壽州矣王師有不能下即今廬之壽州縣是也廬州不移於壽春縣而移於舒州是退避之謀也和州之有東西關此控扼之地也至於橫澗等處雖有險阻皆非可為州郡之所又况敵方遣使議和兩淮流亡次第歸業一旦驟移數州於内地人心豈不動揺且諸將尚以京東河北招討為名而吾之措置若此何以慰中原之望

哉此所謂不可行也中原未得則淮甸吾之藩籬也淮甸不固大江豈可備禦今若寂然無所經畫聽州郡之自為特恃山寨水寨以為退保之策且雖列柵置戍不過二百人騎不過三十匹而無大兵以為重鎮緩急有警則糜潰奔駭猶前日矣然則今日之策當議重兵於淮上而列柵置戍以為營田州郡略其名而務其實則猶可哉何謂重兵紹興之初一軍駐楚州一軍駐和州一軍駐廬州角立相應北人亦莫之敢犯自和好之興

不許駐兵淮上故移江左令諸將豢於宴安者二十年
惟知江左屯駐之便未有肯過江而戍者朝廷安可不
為之計哉若徒以一二千人分屯淮上而大軍止駐建
康鎮江則淮甸未見其可保也何謂置戍以為營田夫
營田之不可為者諸將不欲耳若使諸將於營田每擇
人遣之如耕其私田則營田之效久矣軍興以來一二
大將置莊於淮甸動至數萬石所耕皆荒田所用皆軍
人也而國家獨不可哉今若募人雜軍士以為營田而

擇軍中所汰使臣可委者領之即其地以為堡栅籍其丁以為弓箭手命所掌使臣以為知城寨官則淮南之地不日可盡耕也何謂州郡略其名盖淮南州郡有不若江左一縣者多矣人民未集財賦未充命一太守則必有供給之奉公帑之須招兵置吏之冗所費多矣且又難得資序相當之人豈若姑以倚郭知縣兼軍使而守之而併省其外縣擇京官選人可用者不次而用則名廢而實舉矣凡此三說其所臆斷恐無以禆廟謨之

萬一恭惟鈞造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十月末乞備禦白劄子

一敵已深入淮甸今日所當防江未聞朝廷火急措置如鎮江建康采石池口諸處人兵各有多少如何分布宜遣使不住宣諭激勵將士仍乞指揮沿江守臣速行團結民兵於無官兵處聲勢相望各守江岸以護鄉井為意但得人心齊一只能奮擊礮石踏弩放箭便可守禦蓋敵人恃衆渡江不比華人須擇岸口定是多縛排

筏一時散渡若止控守渡口致其别處登岸不在官兵
地方便至失事
一敵若未敢渡江只據淮甸得州守州得縣守縣則江
左豈能得奠枕今不知揚州和州尚有大軍多少并戍
馬軍直來甚處會合樞密行府如何措置傳聞敵已乏
糧煮馬而食宜密降處分諸將此事更須精加察探恐
其排筏木未備聲此誤我若果曾斷其糧道漸至飢乏
乞上手書戒敕諸將皆以國事為念同心勠力出奇奮

擊但痛敗得一二陣使彼遁去然後可保無虞只便退
軍保江敵已宿兵運糧則山寨水寨之人何所歸附將
來淮甸如何攻取揚州不保通泰遂失海道直與常熟
江陰相對矣沿江綱運如何運行豈得但以保江為言
此事切須奏知審問諸將方略
一自淮上交鋒今已一月敵人迫江又已旬餘陰雨沍
寒前有大敵將士勞苦而朝廷未住常程雖欲外示閒
暇然不急之務皆未省去無以鼓動軍心儻車駕未順

動宜遣王人徧行撫問如特支犒設之類有不可緩者并歲帑之費亦宜且降指揮依數樁管欲專充激賞使用以慰累年積忿冒矢之心

一敵已埀軍深入不顧其後但乞敕諸將之未渡江者若果已斷其糧道彼衆飢乏則可會合一戰此貴捷速葢慮其濟師運糧則我軍卻當腹背受敵矣如其不然彼衆我寡但能堅壁清野時出奇兵略其糧道擾其營壘彼若不歸延日持久彼國當自有變盖中原人心已

離所簽軍士涉數千里之遠豈不思歸特畏其法令嚴酷而我之勝形未見故未敢動爾其沿江諸將并監司帥臣總領等合令日下具平安狀申以察事機

一昨來降詔親征正欲激勵將士今敵已渡淮即亦宜徑臨江上然沿路排辦祇備多日恐難但已卻致將士及四方疑惑謂宜暫駐平江以相事勢今幸劉帥大捷宜令諸將之已渡江者疾速濟師以為犄角直須驅逐過淮方得今冬無慮其劉帥軍合先犒賞

一廣德軍一路自溧水直抵餘杭敵人往年嘗由此入合有兵馬控禦乞選將星夜沿路擇要害措置亦集民兵團結仍多置斥堠如夾岡路吳江長橋亦宜密加屯守以備不虞此下策也不得不慮而平江沿海對淮亦宜復置一官抽集水軍以為警邏

一自親征詔下有進發日子及敵已逼真州行朝居民類多遷徙四方士大夫之待選者往往亦歸竊恐傳播有過其實乞令進奏院日下報狀竝入斥堠庚使四方

排日皆知朝廷動靜以消境內之虞如荊襄四川報狀尤要疾速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其斥堠鋪宜添差使臣不住往來驅催如有警急許巡鋪使臣徑具飛申務要知遠近事宜而朝廷機速房吏乞嚴加約束無至洩漏近日劉帥有密奏人能誦之前者詔檄未頒已傳於外豈不決體傷事

一比見樞密行府已招效用則行在亦宜招集蓋輦轂之下無賴游手至多富家大姓一旦遷移不肯放債借

錢此輩無所得食便至失所昨來京師蓋嘗鼓倡橫議或於斜街暗巷恣行剽奪致居民不安豈若朝廷損少錢米聚而養之俾一二將校團結收管雖未必皆中用且得不至生事候平定日卻行放散所費顯屬不多一將來車駕進發亦乞三兩日一降指揮存問臨安居民如放房錢支賑濟米之類俾人日知巡幸所在如有捷報依次關留司出榜仍乞臨安府分差使臣責以軍法認定地方夜巡覺察賊盜并姧細放火驚動之擾

一近因人家遷徙傳聞嚴州界上并長河堰下已曾刦了舟船陸路亦有剽奪惡少乞降指揮側近州縣督責巡尉不住躬親於道路巡警若有此類竝行軍法其巡尉失覺察亦以軍法從事庶得警肅

上執政論千秋㵎起夫劄子

具照對今月二十九日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以和州開千秋㵎依白劄子内事理江東轉運司於建康府太平州火急應副人夫開掘河道牐壩等用元約

係二十萬工江東與淮西轉運司分認各十萬工每日差夫二千人每路各合日差千人又奉聖旨令逐旋興工措置不得張皇除已下建康府太平州并會問和州興工次第外訪聞千秋澗有古溝遂開修若成足以保聚糧食外固大江實為要地惟是有逐旋興工不得張皇一節恐負使令不敢隱默更合取自指揮竊詳白劉子所獻利便正為自灃湖水際開挑千秋澗至石塘下接黃水蕩仍更斷歲豐橋即有重水為阻又云乘此湖

塘無水興工入役即是現今秋冬之際湖塘巳自無水
就便火急興工以為防秋之計開掘得成無水為阻未
必可恃況收刈是時遽起夫役每州日五百人十日一
替亦得一百日方得湊成十萬工數每番差官沿路部
押地頭董役往來宿食沿江便應騷動深慮無緣不至
張皇欲望鈞慈更賜詳酌敷奏若止欲逐旋興工謂宜
就委本州和雇人夫日役千人減省工料漸次開掘依
舊總領所應副錢米不至更起兩路人夫張皇事勢如

蒙灼見所陳湖塘已是水涸開掘得成其利亦在來年春夏始可瀦水捍禦即乞更待冬深收成之後農夫少隙次第興工公私為便伏見太宗朝何承矩在滄州建議開塘泊係以水田為名而命承矩為沿邊屯田使故塘成而敵始覺今若避張皇之患即望朝廷將上件事理密付守臣監司知悉而委官逐一相度措置別降指揮只以開通漕運為名庶得穩當某人微位下特以職事所及僭越申禀或芻蕘之議萬一可採豈勝厚幸干

冒威嚴其下情惶懼之至

與執政論千秋澗事宜劄子

某竊以初冬戒序恭想某官光輔聖神天人攸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比者被命與撫諭同司淮西水利愚懵不肖猥荷使令敢不罄竭雖諸司定議事已具聞而其間瑣細有不能盡者無由面禀竊計鈞慈亦欲詳見故列之别紙以俟採擇此區區芻蕘之志而況于叨奉旨意乎某數日走和州境内究觀淮西地利得其大略葢昭

關以北大路駢来所謂關者有其名爾關傍之路實自若也稍依丘陵聚重兵為營寨以與敵拒使彼不敢越而南策之上也此地不能遏直抵千秋澗則吾之氣亦奪矣而千秋澗者豈不可攻之地哉特愈于無爾若以都統制劉源之說欲姑以千秋澗内為家計寨而力戰于前則庶幾馬其地接灃湖者猶險下數里則無險矣但當以水為阻也水至窮冬未知深淺如何又所險者非閩蜀高山峻嶺之比坡陁岡阜淮南之險不過如此

爾而城築之崇僅能如往歲瓜洲之壘須厚為兵屯然後可固也然和州現興者三役未興者一役千秋澗一也姥下河二也韋游溝三也日役數千人惟千秋澗成粗可控扼姥下河所開沙夾欲使居民保聚其上彼已破州城而至江岸豈限一河而不能塞然舟行可以不由采石山下此前日太平守紛紛謂其恐奪采石之説者也或謂江流北岸可急而南岸迂緩亦在商賈自擇之耳韋游溝者可灌溉以為民田非可以保江也此外

未興之役號清溪澗其工浩大不宜遽舉就使得咸我萬有一失彼得自巢湖口引舟而來麻澧二湖水寨便破徑傅城下矣雖有千秋戍何所用之此事皆以告胡昉當亦自止然昉之意實有可嘉士大夫選愞而不肯任事已久而昉能慨然奮勵又其賦役均平年豐穀米狼戾民户雖勞莫不服從間有過節在朝廷酌而任之也其仰恃愛眷敢私布之幸賜容察向寒更乞上體注倚珍護寢餐倚俟端拜下情不勝馳頌

上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敗盟戒嚴邊備選任將帥簡練軍實為計甚悉惟是旬日傳聞聲勢頗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所向為憂雖廟謀深祕非中外所可得聞然人心不安緩急何以應敵質之輿論謂宜即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事然後同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爲朝廷不欲先露失和之旨若便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

厲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固善也奈人心不安何然前日既遣使訖固欲和爾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指索大臣繼而止要泛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已成矣况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降附之地不可以為無迹而獨于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侵犯吾圉然後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至奔擾江浙之衆當亦動揺而四方萬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今為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

極言屈已和戎所以惠安海内而彼既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夫復何害異時六飛果遂順動始别為誓師一詔以決大計作兩節施行似不相妨若或遷延致其傳檄境上事出倒置浮言胥動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其人微位下仰恃門下一日之眷用私布于左右如蒙采取願止以鈞意白而行之天下幸甚

上周侍御劄子

其伏覩正月二十五日聖旨以福建六州地震令本路帥臣監司條具民間利病措置寛恤事件疾速聞奏有以見主上勤恤民隱祗畏天戒欲海嶠之民安于田里德至渥也如聞本路僅以瑣尾數事應詔曾未副聖主焦勞之意某嘗仕于閩見其民之貧者莫甚于上四州其為害者莫若二事一曰鈔鹽錢二曰上供銀是二者無歲不有訴訟省部陰知其説監司明覩其患以經費所在為不可去曾不知其獘亦有可去者焉請試陳之

所謂鈔鹽錢者景祐元年纔十萬貫也元豐二年始增六萬貫然三分之二則容人入納于榷貨務而興販者也一分則漕司般賣以充上四州歲計者也自紹興三年住罷客鈔漕司認錢十五萬貫欲專其利則州縣向來一分歲計自合從本司抱認不可暗增一分于鈔鹽之內而使州縣別添歲計也既不逐綱取撥又不論奏豁除乃接續增添至三十萬貫州縣大困輸納後因提刑吳逵申請僅減八萬貫今猶二十二萬貫也四州之

地從横千里運鹽之數無窮而食鹽之家有限上司期會急于星火州縣不得已往往隨産錢科于平民下户科于耆保議者徒知賣鹽違法不知勢當如此也所謂上供銀者祖宗以來福建有歲額錢二十萬貫熈寧二年始令買銀時價低小一貫止得一兩故為銀二十萬兩其後銀價雖增而銀額不減蔡京修崇寧上供格遂定為福建路上供銀建炎初宣諭朱㢴嘗指言之州縣猶有餘錢陪貼收買以及二十萬兩之數近年科名日

增銀價日倍州縣不復有餘矣故下四州之銀取于僧寺上四州之銀取于民戶其取于僧寺者不過削其徒之食猶未甚害取于民戶者則以鹽折之而僅償其半價拘催督迫銖兩畢輸器物釵珥雜然竝陳受納之際惻然可哀議者徒知買銀違法不知勢亦當如此也紹興三十年轉運副使王時升始見鈔鹽之弊乃獻本司錢三十萬緡以補州縣三十五年以後積欠鈔鹽錢近者轉運判官王瀹陳彌作等始見上供銀之弊又獻本

司錢二十七萬餘緡以代上四州今歲上供銀使不得科斂為監司者用心亦可嘉矣然止是暫寛州縣目前之急不能為一路永遠之利今欲為一路永遠之利者莫若以鈔鹽錢俾漕司歲認其半其餘責之州縣則于朝廷經費初無所損而州縣實受其賜也或謂若使漕司歲認恐不能辦曾不知福建漕司自罷鈔鹽而運綱所得增鹽之利甚多又有米麥他色科名之入前者與造不絶妄用百出衆所共知時升輩自三十年十一月

至今年二月實及三年所獻通計五十七萬餘緡是每歲可餘十九萬緡矣鈔鹽三之一不過七萬三千緡上供銀之半不過十二萬緡正可了辦如漕司果不肯認則乞委之他司或專命一官俾稽攷覈實本路財賦出入之數不務收其羨餘惟在必行去此二獘然後稍減州縣鹽綱命逐綱取撥鈔鹽錢以時出賣不得科賣于民令州縣上供銀以常年所給之半幷今年漕司所認之半足可盡還其價而不得科買于民宿獘頓除財用

亦足曷沓怨為歡謠革厚斂為寛政和氣洋溢豈不消變異于遠方哉恭以侍御嘗持節于彼則一路之費所宜動心可以言而無疑而某言之則似有嫌是以不若告諸左右伏惟幸察

措置武臣闕陞劄子

臣竊以文武兩遷皆有闕陞之法文臣則皆用考第舉主自初官而陞令録自知縣而陞通判自通判而陞知州其法甚嚴武臣則惟有闕陞親民一節其法頗異故

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止用兩任四年餘人皆用兩任六年雖有考第之差而無舉主之限惟進納人用七考有監司知州通判三員奏舉始得親民紹興以來從軍大小使臣許理在軍年月以為資任宗室全用宮觀嶽廟歸正歸朝人止用不釐務任數皆得闕陞固異于祖宗之法矣臣聞祖宗朝最重武臣親民資序必歷親民始得擢用與文臣改官親民事體畧等況今聖神臨御外則用為提刑郡守內則增置閤門舍人同于

觀闕小則通注知縣縣尉俾歷民事則武臣闕陞之法亦宜稍同文臣以明陛下文武並用之意也淳熙初臣僚有請武臣亦用舉主四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闕陞又有親民闕陞正副將而正副將闕陞小郡州鈐轄路分副都監之目其格太繁故不可行臣前歲十月亦嘗論此是時特蒙陛下開納後來未見別有施行臣愚以謂政貴簡嚴而易舉法貴輕重之適宜夫欲使武臣盡如文臣必用奏舉遂任闕改則舉主誠不易得莫若止循

舊法而附益之使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用兩任四考而不用舉主自餘皆須六考內有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職事并官屬合立定色目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文臣關陞通判亦用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關陞親民內有戰功者免用舉主雖如宗室已有釐務窠闕歸正歸朝之人亦有釐務期限一等行之似亦未害惟進納之官則仍舊法蓋武臣轉至武翼郎以上入仕三十年兩遇大禮既關陞者便許奏薦恩例匪薄而舉主所以保任其終身

監司所以廉察其能否若州縣諸司官屬差遣皆有職掌可試以事異時人材更練必有副陛下之用益可觀矣事若甚微法意有在惟聖旨念焉取進止

看詳文武格法劄子 係趙思申請同留正看詳

臣等准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臣竊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古者鄉士之官而命以統六師之職元帥之謀而取其敦詩書之義近日朝廷用人蓋得諸此然而州郡之間人才之用容有未盡用人而有

未盡者以拘于法也為文臣者以治文事職事有不舉才力有不稱為州郡者不得而變更之為武臣者間有才之可任有智之可使為州郡者亦不得選而用之以故職務曠廢因循沿襲官費廩粟民受其蠹難以頓革臣以謂銓曹注擬按資格而授之其人之才否初莫之察也及其試吏于州郡之日其人之為貪為昏為明為郡守者皆得而知之知之而不敢輕于變易者以法之拘也為今之計凡州郡之間惟典

刑獄任分教之官不可用武臣自餘職幕令佐而下
或有不稱厥職許從守郡之臣隨才而器使之不拘
以文武格法若然則人稱其官官無廢事文武並用
有得于此取進止
八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韓元吉留正同共看
詳措置聞奏者臣等看詳上件臣僚劄子止謂州郡之
間文臣有職事不舉武臣有才智可取者欲許州郡通
融任使其用意雖若可採其為說則非也緣州郡一時

任使官屬非有著令拘于文武者自可通選其職幕令佐都監廵檢等自吏部注授各有文武資格本法令若遇有不職一切不拘本法直使守臣隨才改易號稱罷使則是吏部格法可廢而權悉歸于州郡矣使守臣果賢而無私則所改易猶云可用亦不可常行其或不賢而率任私意則所惡者下移指為不職所喜者上遷指為有才愈見紊亂怨讟並興有唐藩鎮擅用吏之風未見其可也仰惟國家銓選之法循資任格雖總于吏部

而又設按舉對移之法于外許監司郡守得以詳察以故用吏之權歸于上而察吏之法行于下祖宗之制至盡且公不可易也在法州縣官有許察其能否難易而隨宜對換者有許其對移而不得移充某官某職者有許其體量老儒而使令致仕者有雖許對換而放令離任不妨後人者有遇其不職未差替人許其奏舉以填現闕者有遇闕無官可權許其選差罷任待闕官者著令甚明其責皆在監司而不專在郡守惟司理司法則

郡守得事對換選人中老病昏懦則守倅得專體量令
如臣僚劄子所請則不問許與不許對換可與不可塡
闕亦不申聞監司而州郡皆欲自專而行前項條法悉
無用矣文武交互猶其末也臣等竊謂若陛下但欲稍
以民事試之武臣則臣等近因看詳官制已嘗申陳祖
宗舊制沿邊知縣曾用武臣通差與沿邊縣尉一等令
檢照在部武臣尉闕已有百處而武臣知縣止有五處
蓋沿邊地分與舊不同未曾增改無緣可以差注臣等

不能遥度乞自朝廷行下諸路帥臣監司同共保明沿邊地分及湖廣屢經盜賊縣道可選差武臣窠闕開具申奏候到俾吏部措置依法注授大使臣注知縣小使臣注縣令則為經久之制然武臣可任此者亦須通曉文法諳練民事之人吏部每以舉狀定功分緣武臣舉狀止是一例舉充陞陟而以考地理為親民資序合稍分別令應文武官歲舉武臣陞陟者于內舉二人堪充陞陟親民任使（現令文狀舉狀係有舉充政官親民任使員數方授知縣）有親民舉

狀兩紙考第及格到部之人方得授知縣縣令兼伏見諸路帥臣監司屬官內有准備差使一職文臣任之則為屬官武臣任之則與指使使臣一同其遂司自有指使名闕事體未均欲乞將諸路帥臣監司下武臣准備差使並改作准備差遣自今悉從堂除與武臣例為屬官以選用武臣之才者自餘州縣監當通注武臣係有常法州郡一時委使通用武臣係有舊制不在朝廷更變條令復降指揮庶得允當伏乞睿慈特賜詳酌施行

辭權中書舍人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時暫兼權中書舍人掌行命令雖暫兼權自來係差有出身官重念某門蔭入仕文詞淺拙冒昧攝承恐涉清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差官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又二月再辭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今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某依舊

兼權中書舍人者重念某昨蒙指揮緣林機差充接送伴時暫兼權上件職事今來係正有窠闕而某以無出身人尚玆攝承恐貽衆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選差以安愚分不勝厚幸

薦郭見義蔡迨劄子

臣仰惟陛下躬文明之治旁求儒雅以闡帝王之制尤以軫念故家人物為先如臣愚鈍不肖叨蒙睿眷每加殊獎竊思報國但有薦賢臣伏見朝奉郎權發遣光化

軍郭見義故宣徽使郭逵之後力學能文才藻宏拔雖以進士登科而恬退不務進取甘心遠官時無知者又伏見從政郎蔡迨名臣文忠蔡齊之後學有家法筆力雅健得制作之體久困州縣無因自達二人者皆中原舊族忠信修飭綽有典型恐可副聖神蒐延之意賛承明著述之選不如所舉臣甘被罪惟是進越冒瀆天聽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自辨劄子

臣愚戇拙直久荷聖知初無尺寸之勞仰圖報稱委付一州僅及朞月自速曠戾祇荷寛典不當有言重冒宸聽但念臣𦕅提刑司所按四事買羅專輒止以去歲退剝者多官吏坐罪令年欲湊足綱運以趁省限故令違限不納及所納不中者折納原價數實不多而坊場錢僅四千緡及漕司員撲蘭溪酒坊所欠境内盜賊未獲尚有限日至于陳桂聚衆毆打稅官臣以情重法輕故嘗奏請惟是臣遇事率略有失自顧者提刑韓俁曾以

劄子通與守倅催督官錢蓋亦公移之比而簽聽官循例一面回文臣以鹵莽偶忘報應令始聞韓侂謂臣有輕忽武臣之意臣材力駑下自蒙陛下拔擢屢與武臣同事被命出疆及叨館伴看詳官制等每務和同何嘗稍有輕忽之疑緣侂與臣素未相識亦臣之疎悔愧何及臣深恐職事相干別致悔吝故不避鈇鉞欲望聖慈許臣閒退而臣區區肝膽敢具奏知仰乞天地父母之仁特賜睿照臣則萬幸儻瀆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

至

乞宫觀劄子

伏念某昨自銓曹誤蒙聖恩再畀近郡方俟政嵗即丐退閒縁某政事之謬不足化服豪強遂形飛謗行詛之疎無以孚信士類至謂鮮廉曲苟保全何敢自辯惟乞賜陶鑄一宫觀差遣不勝幸甚干冒威嚴某下情無任愧懼之至

建寧府乞宫觀劄子

臣輒瀝愚悃仰干天聽伏念臣賦才短拙稟性疎直蒙
陛下特達之知擢寘從班既乏絲毫之補祇荷厚恩二
年之間叨守兩部自嬰易建曲示保全天地父母之施
益隆臣罄竭駑鈍未知報塞緣臣憂患之餘目力頗昏
素苦怔忪之疾心力不逮潛藩重地非所久安幸今郡
境年穀豐登奸盜警戢汰軍散吏俸給以時上供錢物
不曾虧滯非有規避之私欲望聖慈矜憐病瘁除在外
宮觀一次俾臣少就閒秩休養筋骸庶幾他日尚可復

被使令之末臣不勝萬幸冒瀆宸嚴無任恐懼戰慄之
至取進止

婺州乞宫觀劄子

臣輒瀝血誠不避鈇鉞干冒淵聽臣守藩無善近貽監
司按察分當汰斥聖恩寬大第從鐫等天地父母之仁
雖臣粉骨碎身未知圖報之所竊惟臣之事君如子事
父犯而無隱要在盡情臣之肝膽若不披露于陛下之
前臣則有隱情之罪伏念臣迂拙困荷陛下拔擢寘之

侍從昨奉清光每蒙異眷試以輔郡適遭旱暵之餘公私空匱飢民滿野臣不敢辭難以孤任使罄竭駑鈍左枝右梧幸及豐登無所規避方欲祈就閒散少息疲懦之軀才疎政拙遽被刺舉事之曲折何敢自辨固當仰體陛下重易守臣之意黽勉効職但臣多病蚤衰心志凋耗連年哭女目力頓昏自難久居煩劇之郡況臣賦性疎直動乏周慮若不引避誠恐職事之間有重悔吝在臣孤跡委實難安伏望聖慈察臣素無他腸憐臣非

有避事特降睿旨畀臣一在外宮觀差遣稍延歲月未填溝壑皆所以事陛下之日也上瀆宸聽臣無任隕越戰懼之至取進止

代留守司起居劄子壬午

臣伏審車駕進發巡幸已抵建康者竊以強敵渝盟自貽隕命天師戡難所向奏功尚勤鑾輅之時巡甫居陪都而肆覲凡在觀聽孰不歡呼恭惟皇帝陛下體勝殘去殺之仁修安民和衆之武事之皮幣初豈吝而不爲

鉞乃戈矛非得已而後用天之所助鬼得而誅旌旃方動于江淮號令已宣于河洛惟時機會繫國安危冀觀餘孽之豆分少徯中原之響應庶出萬全之策以恢億世之基既疆圉之肅清將輿圖之盡復臣久叨眷遇粗有樸忠屬暫司管鑰之留不能執羈靮而從跂望行闕臣無任拳拳激切之至

南澗甲乙稿卷十